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World Literature*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World Literature

唐·吉诃德（下）

● 远方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SHIJIE WENXUN MINGZHU BAIBU

唐·吉诃德（下）

〔西班牙〕塞万提斯 著
游庆珠 译

远方出版社

第四十三章

本书最关键的一章：唐·吉诃德
与其外甥女、女管家的对话

桑乔·潘萨和她的好妻子聊天的时候，唐·吉诃德的外甥女和女管家也没闲着。种种迹象表明，她们的舅舅或主人又要第三次出门。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想让唐·吉诃德打消这个可恶的念头，可一切都是对牛弹琴，徒劳一场。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苦口婆心地劝他。女管家说：

“说实在的，我的主人，如果您不好好地在家待着，而是像个鬼魂似的出去乱跑，寻什么险，依我说就是自找倒霉，那我只好大声地向上帝和国王抱怨，请他们来管管这事了。”

唐·吉诃德对此回答道：

“管家，上帝将怎样回答你的抱怨，我不知道；陛下将怎样回答你，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是国王，就不会理你。国王有很多麻烦的事，其中之一就是要听大家的禀报，还要答复大家。所以，我不想让我的事情再去麻烦他。”

女管家说：

“那么，您告诉我，大人，陛下的朝廷里有没有骑士？”

“当然有，”唐·吉诃德说，他们不仅辅佐伟大的帝王，而且是为了炫耀帝王的尊严。”

“那么，”女管家说，“您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地留在宫廷里服侍国王呢？”

“你看，朋友，”唐·吉诃德说，“并不是所有的骑士都能待在宫廷里，也不是宫廷侍从都能成为游侠骑士的，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虽然我们都是骑士，可骑士跟骑士也很不同。宫廷侍从连宫廷的门槛都不出，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看地图游历世界，一步路也不用走，也不用遭风吹日晒，忍饥受渴。而我们这些真正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游侠骑士就得顶着严寒酷暑，风餐露宿，不分昼夜，足迹踏遍各地。我们对付敌人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刀真枪。危险时刻我们冲上前。这些你不懂，我却都知道。而且即使面对十个巨人，那些巨人高得顶了天，腿似高塔，胳膊好像桅杆，眼睛大如磨盘，还冒出比炼玻璃炉更热的火焰，一个优秀的游侠骑士也不会感到丝毫畏惧；相反，他会勇猛地向巨人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一下子就把巨人打得落花流水。我的管家，我说这些就是为了让你知道骑士与骑士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各国君主特别器重这第二种骑士，或者说是第一等的游侠骑士，是理所当然的。在我读过的几本书里，有的游侠骑士拯救了不止一个王国。”

“可是我的大人，”外甥女这时候说，“您应该知道，这些游侠骑士的书都是瞎编造的。这些书应该被烧掉，让人们知道它们全是些胡说八道、有伤风化的东西。”

“我向养育了我的上帝发誓，”唐·吉珂德说，“假如你不是我的外甥女，不是我姐妹的女儿，就凭你这番傲慢不恭的话，我早就狠狠地惩罚你了，让大家都能听到你痛得叫唤！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怎么能对骑士小说评头品足呢？如果阿马迪斯大人听到了会怎么说呢？不过，他会原谅你，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最谦恭的骑士，而且特别愿意保护少女。可是，如果其他不那么客气的骑士听到了会怎么样呢？有的骑士就很粗鲁。并非所有自称骑士的人都是一样的。有的很优秀，有的就很一般，看上去都像骑士，可并不是所有人都经得起考验。有些出身卑微的人特别渴望能被人看作骑士，可也有出身高贵的骑士却甘愿成为下等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我们自己锐利的目光来区分各种骑士，他们名称相同，行为却不一样。”

“上帝保佑，”外甥女说，“您懂得真多。如果必要的话，您真可以到大街上搭个台子去说了。可是您又睁着眼睛说瞎话，愚蠢得出奇。您本来已经上了年纪，却想让人以为您还很勇敢；您本来身体不好，却想让人以为您还年富力强；您本来已经风烛残年，却想让人以为您还能除暴安良；尤其是您还自以为是骑士，



其实您根本不是，破落贵族根本不能做骑士，穷人也做不了！”

“您说得很对，外甥女，”唐·吉诃德说，“关于家族问题，我可以给你好好地讲一讲，你准会感到惊奇。

但今天我只想讲讲那些平民家族，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可他们没有任何事迹可以留下美名，受到赞扬。你们这两个蠢货，我讲这些是为了让你们明白，只有那些品德高尚、有钱又大方的人才算得上伟大高贵。我说他们必须品德高尚、有钱又大方，是因为一个人若只是伟大，如果他有毛病，那么他的毛病也大；如果一个人富有而不慷慨，那么他只能是个小气的乞丐，因为他只会拥有，不会使用，只会任意乱花或不花，而不会有效地利用它。贫穷的骑士则只能靠自己的品德，靠他和蔼可亲、举止高贵、谦恭有礼、勤奋备至、不高傲自大、小鸡肚肠、尤其是仁慈敦厚来显示自己真正的骑士的品德。他心甘情愿地给穷人两文钱，也和敲锣打鼓地施舍一样属于慷慨大方。如果他确实有那些品德，别人即使不认识他，也一定会认为他出身高贵，要不这样认为才怪呢。称赞历来就是对美德的奖励，有道德的人一定会受到称赞。

“宝贝们，一个人要想名利双收，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文的，另一条是武的，而我更适合于武的。我受战神的影响，生来尚武，所以我必须走下去，无论谁反对都没有用。你们费尽思想让我不顺从天意，不按照我的意志希望我去做的事情，那只能是枉费心机，因为我知道游侠骑士须付出的无数辛劳，但也能得到的各种利益。我知道这条道德之路非常狭窄，而恶习之路却很宽广，但是它们的结局截然相反。恶习之路虽然宽广，却只能导致死亡，而道德之路尽管狭窄艰苦，却生机勃勃，而且不是有生而止，是永生而无穷尽，就像我们伟大的西班牙诗人说的：

沿着这崎岖的道路，
通向永恒的境界，
怯者无指望。”



“我真倒霉透了，”外甥女说，“瞧我的舅舅还是诗人呢。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若是个泥瓦匠，盖一所房子准像搭个鸟笼子似的易如反掌。”

“我敢保证，外甥女，”唐·吉诃德说，“若不是我一心要作骑士，我真可以无所不能呢。我什么都会做，特别是鸟笼子、牙签之类的东西，这并不新鲜。”

这时候有人叫门。几个人问是谁在叫门，桑乔说是他。女管家对桑乔简直讨厌透了，一听是他，立刻躲了起来，不愿见他。外甥女打开了门，唐·吉诃德出来展开双臂迎接他。两个人又在房间里开始了另外一场谈话，同前面那次一样有趣。

第四十四章

唐·吉诃德与侍从之间发生的事及其他大事

女管家一见桑乔，就猜到了桑乔想干什么，料想他们又会商量第三次外出的事情。她赶紧披上披风，去找参孙·卡拉斯科学士，觉得他挺会说话，又是新朋友，完全可以说服主人放弃那个荒谬的打算。她找到了参孙，参孙正在院子里散步。女管家一见参孙，就跪到他面前，浑身汗水，满脸忧伤。参孙见她一副难过忧伤的样子，就问道：

“你怎么了，女管家？出了什么事，看你这么痛苦。”

“没什么，参孙大人，只是我的主人憋不住了，他肯定憋不住了。”

“哪儿憋不住了，夫人？”参孙问，“他身上什么地方漏了？”

“不是哪儿漏了，”女管家说，“他又疯起来了。我是说，他又想出门了，这是他第三次出去到处瞎撞。第一次，他被打得浑身是伤，横放在驴背上送回来。第二次，他被人关在笼子里用牛车送回来，还自认为是中了魔法。瞧他那副惨相，就是他亲妈也认不出他了，面黄肌瘦，眼睛都快凹进脑子里去了。为了让他能恢复正常，我已经用了六百多个鸡蛋，这个上帝知道，大家也知道，还有我的母鸡，它们最清楚。”

“这点我完全相信，”学士说，“您那些母鸡养得好，养得肥。不过，管家大人，您难道真的只担心唐·吉诃德大人要出门，而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吗？”

“没有，大人。”女管家说。

“那您就不用担心了，”学士说，“您赶紧回家去，给我准备点好味道的午饭吧。我马上就去，到时候您就知道事情有多妙了。”

“我的天啊，”女管家说，“这么说就好像我主人的病是在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而不是在脑子里。”

“我说的没错儿，管家夫人。您赶紧去，别跟我争了。您知道我是在萨拉曼卡毕业的，别跟我斗嘴了。”卡拉斯科说。

学士这么一说，女管家才走了。学士去找神甫，同他说了一些话，这些话下面会提到。

与此同时，桑乔对唐·吉诃德说：

“大人，我已经‘摔服’我老婆了，无论您到哪儿去，她都同意我跟随您。”

“应该是‘说服’，桑乔，”唐·吉诃德说，“不是‘摔服’。”

“我记得，”桑乔说，“我已经对您说过一两次了，只要您听懂了我的话，就别总是纠正我的发音。如果您没听懂，那就说：‘桑乔，见鬼，我没听懂你的话。’那时候您再纠正我。我这个人本来就很‘拴从’……”

“我没听懂你的话，桑乔，”唐·吉诃德马上说，“我不明白‘我’很拴从”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拴从’，桑乔说，“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更不懂了。”唐·吉诃德说。

“如果你还不懂的话。”桑乔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我不会其他说法，上帝会明白。”

“好，现在我明白了，”唐·吉诃德说，“你是想说你非常顺从、温和、听话，也就是我说什么你都能听，我让你干什么你都能听话去干。”

“我敢打赌，”桑乔说：“您一开始就猜到了是什么意思，就听懂了。您是故意糊弄我，让我多说几句胡话。”

“也可能是吧。”唐·吉诃德说，“咱们现在谈正经的，特雷莎是怎么说的？”

桑乔说：“特雷莎让我小心侍候您，少说多做；‘得到宝贝一件，胜过诺言无数’；依我说，对女人的话不必放在心上，可是，不听女人的话又是疯子。”



“我也这么想。”唐·吉诃德说，“说吧，桑乔朋友，你再接着说，你今天说话真可说得不错呢。”

“现在的情况，”桑乔说，“反正您更清楚，那就是咱们所有人都会死的，今天在，也许明天就不在了，无论小羊还是大羊，死得都很快。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活得比上帝给他规定的寿命长。死亡总是没有声音的，当它来敲我们的门时，总是很匆忙，不管你软求还是硬顶，也不管你有什么权势和高位。大家都这么说，在布道坛上也是这么讲的。”

“你说得有道理，”唐·吉诃德说，“不过，我不明白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是想让您说清楚，在我服侍您期间，您每月给我多少工钱，而且这工钱得从您的家产里支付，我不想靠赏赐过日子。总之，我想知道我到底能挣多少钱，不管是多少，有一个算一个，慢慢也是一大笔钱，少挣一点儿总比不挣强。我对您许诺给我的岛屿不大相信，也不怎么指望了。不过，您如果真能给我的话，我也不会忘恩负义，把事情做得那么绝，我会把岛上的收入计算出来，从中提取我的工钱。”

“我太明白了，”唐·吉诃德说，“已经明白到你的心底去了。我知道你的用意了。你听着，桑乔，如果我能从某一本游侠骑士小说里找到例子，哪怕是很小的例子，表明他们每月或每年挣多少工钱，那么，我完全可以确定你的工钱。不过，我读了那么多骑士小说，却不记得看到过哪个游侠骑士给他的侍从确定了工钱，我只知道侍从们都是靠奖赏取酬的。如果他们的主人顺利，他们会意想不到地得到一个岛屿或其他东西，至少可以得到爵位和称号。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很好；但如果你想让我在你这儿打破老规矩，那可没门儿。所以，我的桑乔，你先回家去，把我的意思告诉你的特雷莎吧。假如她愿意，你也愿意跟着我，靠奖赏取酬，那自然好；如果不是这样，咱们还同以前一样是朋友，‘鸽楼有饲料，不怕没鸽来。’‘埋怨总比掏不起钱强’。我这样说，桑乔，是为了让你明白我也会像你一样说俏皮话。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之，我想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跟随我，靠奖赏取酬，与我同舟共济，上帝也会与你同在，让你成为圣人。我不缺少侍从，而且，他肯定会比你听话，比你热心，不像你那么笨，那么爱多嘴。”

桑乔听了主人这番斩钉截铁的话，愁得要命，心也凉了半截。他原以为主人没有他就不行。在他正陷入沉思的时候，参孙·卡拉斯科进来了。女管家和外甥女想听听学士如何劝阻唐·吉诃德再次出门，也跟着进来了。这个爱开玩笑的参孙一进来，就像上次一样紧紧抱住了唐·吉诃德，高声说道：

“噢，游侠骑士的精英，武士的明灯，西班牙的骄傲与典范！你向万能的上帝祈祷吧！谁想阻挠你第三次出征，即使他挖空心思也毫无办法，绞尽脑汁也是白搭！”

他又转过身来对女管家说：

“管家夫人，我知道，唐·吉诃德的决定正确无比。如果我们不去鼓励这骑士去发挥他的勇敢力量和他的高贵无比的慈悲精神，我就会感到有愧于心，也会延误他除暴安良、保护少女孤儿、其他诸如此类游侠骑士的事迹。喂，我英俊勇猛的唐·吉诃德大人呀，您今天，最迟明天，就该上路了。如果还需要什么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假如有必要让我做您的侍从，我将引以为荣。”

唐·吉诃德这时转过身去，对桑乔说：

“对不对，桑乔？愿做我的侍从的人多的是！你看，是谁自愿出来做我的侍从？是世上少见的参孙·卡拉斯科学士，萨拉曼卡校园的杰出人物。他身体健康，手脚灵敏，少言寡语，能够忍受严寒酷暑，能够忍饥挨饿，条件很好。不过，还是让这位人才留在他的故乡吧，为故乡增光，而且可以耀祖光宗。我随便找一个侍从就行了，反正桑乔是不肯跟我去。”

“我愿意去，”桑乔动了心，两眼含着泪水说，“我的大人，我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咱们村上的人，都知道桑乔家世代代是什么样的人。要说我总问到工钱，



那完全是为了讨好我老婆。她谈什么事情，一定要谈好，比木桶箍还紧。不过，男人毕竟是男人，女人还是女人。我无论在哪儿都是男子汉，在家里也要做个男子汉。现在不需要别的了，咱们马上就可以上路，也免得参孙大人着急，他不是说他的良心让他鼓励您第三次游历世界嘛。现在，我再次请求当您的好侍从，而且要比过去和现在所有游侠骑士的侍从服侍得都好。

学士听了桑乔的这番话惊奇万分。他虽然读过《唐·吉诃德》上卷，却从未想到桑乔真的那样滑稽。现在，他完全相信了。他认定桑乔是当代最大的傻瓜，而这主仆二人是世界上罕见的疯子。

最后，唐·吉诃德和桑乔互相拥抱言和。此时，参孙已经成了这两个人心目中的权威人物，在他的建议和允许下，他们决定三天以后出发。在这三天中，他们要准备行装，而且必须找个头盔，唐·吉诃德说无论如何得找到个头盔，参孙答应送给唐·吉诃德一个，因为他的朋友有头盔，不过头盔已经不很亮，锈得发黑了。女管家和外甥女对学士大骂一通自不待言，她们还揪自己的头发，抓自己的脸，哀嚎着唐·吉诃德的出行，好象他死了似的。至于学士力劝唐·吉诃德再次出行的意图，下面将会谈到，这全是按照神甫和理发师的吩咐做的，他们已经事先同学士通了气。

三天后，唐·吉诃德和桑乔觉得已准备得很好了。桑乔安抚好了他的妻子，唐·吉诃德也说服了外甥女和女管家。傍晚时分，两人登上了前往托博索的路程。除了学士之外没有人看见他们。学士陪伴他们走了一段路。唐·吉诃德骑着他神骏的罗西南多，桑乔依然骑着他那头驴，褡裢里带着干粮，衣兜里装着唐·吉诃德交给他以防万一用的钱。参孙拥抱了唐·吉诃德，叮嘱他不论如何一定要写信来，以便与他们同甘共苦。唐·吉诃德答应了。参孙回去了，唐·吉诃德和桑乔走向托博索大城。



第四十五章

唐·吉诃德看望杜尔西内亚的经过

路上唐·吉诃德和桑乔默默在走着，参孙刚一离开，罗西南多就嘶叫起来，那头驴也发出咻咻的鼻息，主仆二人都觉得这兆头不错。说实话，驴的鼻息声和叫声要比那匹瘦马的嘶鸣声大，于是桑乔推断出他的运气一定比他的主人好，其根据不知是不是他的占星术。听说他每次绊着或者摔倒的时候，就后悔不该离家出走，因为会把鞋摔破或伤着一两根骨头。桑乔虽然笨，但在这方面还是心里有数的。唐·吉诃德对桑乔说：

“桑乔朋友，天快黑了。咱们还得摸黑赶路，以便天亮时赶到托博索。我想在我在这次冒险之前，到托博索去一趟，去领受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的祝福和准许。有了她的准许，我想，我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化险为夷，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到夫人人们的赞许更激动人心的了。”

“我也这样认为，”桑乔说，“不过我觉得您想同她说话，领受她的祝福不太容易，除非是她隔着墙头向您祝福。我第一次去见她就是隔着墙头看到她的，当时您让我带信给她，说您在莫雷纳山抽疯。”

“你怎么会是隔着墙头看到那位著名的美女佳人的呢，桑乔？”唐·吉诃德说，“难道不该是在门廊或者华丽的皇宫里见到她的吗？”

“当然，”桑乔说，“但我当时是隔着墙头，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得到那儿去，桑乔。”唐·吉诃德说，“无论是从墙头上还是从窗户里，无论是透过门缝还是透过花园的栅栏，对我来说都一样，只要她的光芒能够照耀到我的眼睛，照亮我的思想，使我得到智慧和勇气。”

“可是说实话，大人，”桑乔说，“我看见托博索的杜尔西内



亚夫人那个太阳时，她并没有发出什么光，她在簸麦子，她扬起的土像一块云蒙住了她的脸，使得她灰扑扑的。”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坚持认为我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在簸麦子呢，桑乔！”唐·吉诃德说，“这种事情不是贵人们做的，他们也不应该去做。贵人们生来只消遣消遣。”

“你的记性真不好，桑乔！竟忘记了咱们的诗人的那些诗，诗向我们描述那四位仙女从可爱的塔霍河里露出头来，坐在绿色的草地上织布。根据聪慧的诗人的描述，那些布帛是由金丝、丝线和珍珠编的。所以，你看到我的夫人的时候，她也正在干这个。肯定是某个恶毒的魔法师把我喜爱的东西改变了模样。所以我担心，那本写我的书的作者如果是个与我作对的文人，颠倒是非，就会把这本真实的小说弄得面目全非。嫉妒是万恶之源，是道德的蛀虫！桑乔，所有丑恶的活动都带来某种莫名其妙的快感，可是嫉妒产生的却只有不满、仇恨和疯狂。”

“我也这样认为。”桑乔说，“那本写咱们的书里，肯定也把我的名誉弄得一塌糊涂。凭良心说，我没有说过任何一位魔法师的坏话，也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别人的嫉妒。我这个人确实有点不好，有时候有点不讲道理，不过，就算我没做什么好事，我至少还有我的信仰。所以，书的作者们应该同情我，在他们的作品里不能亏待我。不过，他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我来去赤条条，不亏也不赚。只要能把我写进书里，让人们都知道随便他们怎么写我都没关系。”

“这倒很像当代一位著名诗人遇到的情况，桑乔。”唐·吉诃德说，“那位诗人写了一首刻薄的讽刺诗，讽刺那些烟花女。其中一个女子因为诗人不能肯定是否烟花女，就没有写进诗里去。那个女子见自己没有写进，就向诗人抱怨，凭什么没有把她列入诗里。她让诗人把讽刺诗再写长些，把她也写进去。诗人照办了，把她写得很坏。那女子见自己出了名非常满意，尽管是臭名远扬。还有一个故事，写的是一位牧人放火烧了著名的狄亚娜神庙，牧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留名后世。卡洛斯五世大帝和罗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位骑士的事情也是这样。大帝参观那座著名的圆穹殿。那是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非基督教徒建造的建筑物，表现出宏伟的气魄。殿，非常高大，宽敞明亮，光线，是从顶部的一个天窗射进去的。大帝从那个天窗俯视整个大殿。在大帝身旁，有一位罗马骑士，对大帝说：‘神圣的陛下，刚才我无数次企望抱着陛下从天窗跳下去，那样我就可以留芳百世了。’‘多谢你，’大帝说，‘没有真的这样做。以后，你再也不准同我讲话，或者到我的面前来’。然后大帝给了骑士很大一笔钱。”

“我的意思是说，桑乔，”唐·吉诃德说，“在很大程度上，功名之心是个动力。你想想，除了功名，谁会使得奥拉西奥穿着盔甲从桥上跳到台伯河里去呢？谁会去烧穆西奥的手臂呢？谁会促使库尔西奥投身到一个燃烧着的深渊里去呢？在不利的情况下，是谁驱使凯撒渡过鲁比肯河呢？咱们再拿一些现代的例子来说吧，是谁破坏了跟随科尔特斯登上了新大陆的西班牙人的船只，又把他们消灭了呢？这些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丰功伟绩，永远都会是功名之举。世人总是希望他们的非凡举动得到不朽美名，我们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游侠骑士更应该注重永恒的幸福，那才是天国永恒的东西。眼前的虚名至多只能有百年之久，最终必定消失。所以，桑乔，我们应该打掉巨人的傲慢；应该光明磊落，清除嫉妒心；应该心平气和，避免怒气冲天；应该节食守夜，不要贪吃贪睡；应该对意中人忠心耿耿，戒除淫荡；应该游历四方，寻求适合于我们做的事情，避免懒惰。我们是基督徒，更是著名的骑士。桑乔你可以看到，谁受到人们的极力赞扬，也就会得到美名。”

“您说的这些我还挺明白，”桑乔说，“不过我现在有个疑问，希望您能给我‘戒决’一下。”

“应该是‘解决’，桑乔。”唐·吉诃德说，“你说吧，我尽力回答。”

“请您告诉我，大人，”桑乔说，“什么故利奥呀、阿戈斯特呀，还有您提到的所有那些名气大的骑士们，现在都在哪儿

呢？”

“异教骑士们无疑是在地狱，”唐·吉诃德说，“而基督教骑士，如果是善良的基督徒，那么，或者在炼狱里，或者在天堂。”

“那好，”桑乔说，“现在我知道，在埋葬着那些贵人的墓地前有没有银灯？或者在灵堂的墙壁上也装饰着拐杖、裹尸布、头发和蜡制的腿与眼睛？如果不是这样，在我们灵堂的墙壁上有什么呢？”

唐·吉诃德答道：

“异教骑士的坟墓大部分是巨大的陵宇，例如凯撒的遗骨就安放在一座巍峨的金字塔里，如今这座金字塔在罗马被称为‘圣佩德罗尖塔’。阿德里亚诺皇帝的墓地是一座大城堡，被称为‘阿德里亚诺陵’。阿特米萨王后把她丈夫毛里西奥的遗体安放在一个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陵墓里，不过，在这些异教徒的陵墓里，墙上都没有装饰裹尸布和其他供品，因为陵墓里埋葬的不是圣人。”

“我正是说呢，”桑乔说，“请您告诉我，让死人复生和杀死巨人，哪个更重要呢？”

“很明显，”唐·吉诃德说，“让死人复生最重要。”

“这我就不明白了。”桑乔说，“一个人若能使死者复生，使盲人又能看得见，使跛子能走得飞快，使病人身体变好，他的墓前一定灯火通明，他的灵堂里一定跪着许多人瞻仰他的遗物。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这种人的名声一定比帝王、异教徒和游侠骑士还要大。”

“倒也是。”唐·吉诃德说。

“所以，只有圣人们的遗骨和遗物才能得到如此声誉，受到这样的尊崇。帝王们把圣人的遗体扛在肩上，亲那些遗骨的碎片，用它来装饰礼拜堂和祭坛。”

“你说这些究竟想说明什么，桑乔？”唐·吉诃德问。

“我是说，”桑乔说，“咱们该去当圣人，这样咱们追求的美



名很快就可以到手了。所以，我的大人，做个小修士，不管是什么级别的，也比当个勇敢的游侠骑士强。在上帝面前鞭笞自己几十下，远比向巨人或妖魔鬼怪刺两千下要强。”

“确实如此，”唐·吉诃德说，“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修士。上帝把自己的信徒送往天堂的道路有多条，骑士道也可以算作一种信仰，天国里也有骑士圣人。”

“是的，”桑乔说，“不过我听说，天国里的修士比游侠骑士多。”

“是这样，”唐·吉诃德说，“这是因为修士的总数比游侠骑士多。”

“那儿的游侠骑士不是也很多嘛。”桑乔说。

“是很多，”唐·吉诃德说，“但真正能够称得上骑士的并不多。”

两人说着话，过去了一夜一天。这一晚过得很平淡，唐·吉诃德因此感到悒悒不欢。第二天傍晚，他们已经看到了托博索大城，唐·吉诃德精神振奋，桑乔愁眉锁眼，因为他不知道杜尔西内亚的家在哪儿，而且，他同主人一样从没见过她。结果，一个为即将见到杜尔西内亚，另一个为从没见过她，两人都很不安。桑乔想，如果主人叫他到托博索城里去，他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唐·吉诃德吩咐到夜深时再进城。于是两个人就在离托博索不远的几棵圣栎树旁待着，等到既定时间才进城去，结果后来又遇到一连串的事情。



第四十六章

本章的事读后便知

半夜三更时，唐·吉诃德和桑乔离开那几棵圣栎树，进了托博索城。城里一片寂静，居民们都已经入睡了。桑乔希望夜色漆黑，那样他就可以为自己找不到地方开脱了。四周只能听到狗吠声，这吠声让唐·吉诃德感到刺耳，让桑乔感到心烦。不时也传来驴嚎、猪哼哼和猫叫的声音。这些叫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很刺耳，使得多情的唐·吉诃德感到不祥。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桑乔说：

“可爱的桑乔，你快领我去杜尔西内亚的宫殿吧，大概她现在还没睡着哩。”

“领您去什么宫殿哟，我的老天！”桑乔说，“上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住的是一间小破屋子。”

“她当时一定是带着几个侍女在宫殿的某个小房间里休息，这是尊贵的夫人和公主的通常习惯。”

“大人，”桑乔说，“您硬要把那说成是宫殿，我也没办法。可就算是那样，现在它难道还没锁门吗？咱们现在使劲叫门，把大家都叫醒了，合适吗？咱们能像到某个相好家去似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多晚，到了那儿就叫门，然后进去，那样行吗？”

“咱们先到宫殿去，”唐·吉诃德说，“到时我再告诉你咱们该怎么做。你看，桑乔，我觉得，前面那一大团黑影大概就是杜尔西内亚的宫殿映出来的。”

“那就请您带路吧，”桑乔说，“也许真是这样。不过，就算是亲眼看到，亲手摸到，要我相信那就是宫殿，简直是白日做梦！”

唐·吉诃德在前面引路，走了大约两百步，来到那团阴影前，才看清原来是一座塔状建筑物，并不是什么宫殿，而是当地